

李刚 著

生命里的  
一条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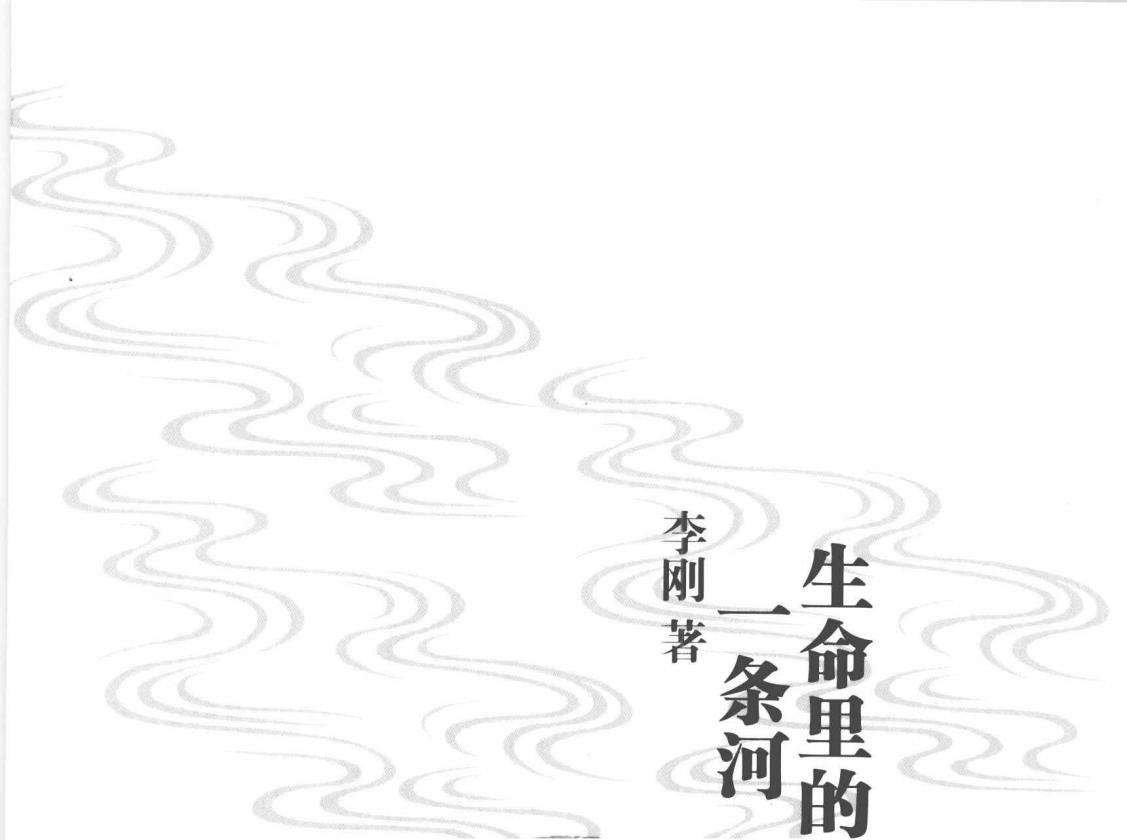
A river in my life

2012

TEL:021-52371940



TEL:021-52371940



# 生命里的 一条河

李刚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里的一条河/李刚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321-4279-8

I . ①生… II . ①李…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0082 号

责任编辑：徐如麒

封面设计：钱 祯

生命里的一条河

李 刚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15.5 插页 2 字数 195,000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279-8/I · 3308 定价：26.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 序：溯流而上的回望

王月鹏

那是一条真实的河流。它叫通潮河，曾经绕过故乡的屋后，怀着对大海的憧憬一路向东流去。关于这条河，诗人李刚在散文中是这样记叙的：“再后来，这条河没了。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了。但我感到，这条河在我的动迁房小区外的那条新路下面越陷越深，在我的记忆里越陷越深！……我时常经过那条后来建成的新路，属于张江高科区域。每次走过，我都觉得这条河就在眼前，就在脚下。它一定是在路基底下成为历史一样的凝固，它在我的心里越陷越深。”

通潮河作为现实中的一条河流，同时也被李刚赋予了隐喻的意味。河流的使命，就是义无反顾地奔向远方，并且在受到阻遏的地方，溅起亮丽的浪花。这条河没有干涸，在钢筋混凝土之间，它是如何消失的？这条消失了的河，缘何成为作者人生路上的一个永恒参照，以及无法释怀的痛？

在这部叫做《生命里的一条河》的散文集中，我格外留意到了这样一个意象：竹。诚如作者李刚所言，竹的根在地下是有方向感的，通常是向南延伸。在地下默默坚持方向感的竹子，最终没能逃脱被铲除的命运。在《竹笋》中，李刚曾写到童年时一只竹笋突破了地板一直顶到床铺的情景：“我仔细一瞧，这竹笋已长出两节青嫩的身子，上面包裹的笋叶已像叶子般张大，准备谢落。我想，莫非这只竹笋是要来和我做伴，是要在这个晚上和我说话。”从这篇散文中，我知道了作者小时候居住的屋子后面曾是一个竹园，那里安放着他的快乐童年。后来，这片竹园因为征地拆迁而消失了。再后来，当他在别的城市突然面对大片的竹海，忍不住感慨万千。“凝望竹海，把我记忆里的童年和屋后的竹

林翻新到眼前。那时,我爱竹子,爱在有趣,爱在认识事物的先入和表面。而这时,我更激动于这么大片大片的竹海,这也许是心里顿生的一种大爱和内质了。”

应该说,作为隐喻的河流与竹子,在当下散文写作中并不新奇。然而当李刚把它们放置于所谓城市化的语境中,这两个寻常的意象就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味——河流的陷落,竹子的被铲除,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还有那些记忆中的植物,如今都到了哪里?李刚以善良的眼光,打量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对于生活,他是安静的参与者,深情的追忆者,也是冷静的旁观者。透过这部散文集中的文字,我还看到了一个人在都市高楼下的徘徊和犹疑,这是一个真诚写作者的表情。他对童年村庄的怀想,淡定的表情下其实有着难以言说的伤感。在这个迅疾变化的世界中,故乡消逝了,永远地成为一个纸上的名词。那些与故乡相关的物事,也只能这样地留存在文字中了。我甚至愿意以为,这并不仅仅是一些回忆文字,这是一个人溯流而上,然后在河的源头的一次回望。他站在过去,向着未知的明天眺望,穿越那些冰冷曲折的路,他看到了河在地表下的另一种生命形态。

散文与俗世有约。从李刚的散文中,我知道了一条叫做城丰路的路,一个叫做窑上的村子,一条叫做通潮河的河。他的文字不是高蹈的,是紧贴着地面的,充满了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息。他的叙述是缓慢的。在我看来,缓慢不仅是一种叙述节奏,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在这部散文集中,李刚还写下了他的行走,以及行走中的所见所闻与所思。关于走路的所有描述中,“行走”大约是最从容、最没有负重的字眼,不带有丝毫的附加色彩,拒绝任何形容词的修饰,是本色的也是自然的。在这个加速度年代,我们更多习惯了的,是风雨兼程只争朝夕,李刚的行走却是缓慢和从容的,没有导游解说的余音,也没有风尘仆仆的倦意。他一直在路上,因为留意甚至迷恋沿途的风景,他的行走拥有了“宽度”。也许,这正是行走的最为重要的意义所在。当下太多的人喜好压缩过程直奔目标而去。那些追求长度忽略宽度的行走,那些不懂得体味过程的人,无论走得远多深,都不会是真正幸福的。

我不曾见过李刚。当他从上海通过网络给我写来长长的信，邀我为他即将出版的散文集写序时，我被这份精神的关注和信任深深地感动了。散文的背后站着一个人，读完这部书稿，我觉得我认识了李刚。这是一个有爱心的人，那些散落在文字中的不经意的细节，恰恰流露了他在日常生活中最性情的一面。童年的一棵桃树，楼房窗外的一棵香樟树，都是他交谈和珍重的对象。在《案头杂记卡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忙于公务又热爱文学的人的生活习惯和精神状态。李刚在这些卡片中进行了怎样的思考、写下了怎样的文字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在以这种方式介入生活。一个随身携带卡片的人，必是一个对生活有准备的人，一个已经把文学内化为一种情怀的人。我相信李刚在工作之余，始终以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在观察，在思考，在体味，并且随时地记录，试图在公共经验之外，最大限度地保留一份对于这个世界的个体经验。它不一定是“正确”的，但它是必须和必要的。这些留存着思想碎片的卡片，让每一天的生活都变得充实和踏实。我从这些碎片中，看到了一个完整的，真实且真诚的人。

2011.7.17 于烟台

# 目 录

*contents*

序：潮流而上的回望 ..... 王月鹏

## 第一辑 生命里的一条河

生命里的一条河	3
春天里的植物(四章)	14
窑上(之一)	24
城丰路溯记	37
身边的五月(三章)	46
西山赏月	51
秋意拂拂小莲庄	54
安吉赏竹	58
泉州写意	62
南安印象	66
天台山散记	75
游历笔记(上)	80

目  
录

1

## 第二辑 清醒和醉

过年碎语	111
平面和立体	122
大热天的杂感或回想	130
戏曲的魅力	133
案头杂记卡片	144

奶粉、牛奶,火灾、天灾,及其他 .....	149
饭后信步 .....	154
过程是一道灿烂的风景 .....	156
阳光和雨 .....	159
往昔和伤 .....	161
清醒和醉 .....	163
高考碎语 .....	165

### 第三辑 真爱无上

真爱无上	
——读舒人、舒民散文集《寻梦》.....	175
诗意,生活所向	
——关于诗歌的自我对话 .....	179
诗歌,另一种生命精神 .....	187
曹路故事集序 .....	192
诗歌应给力 .....	195
生命和爱	
——读沈从文散文 .....	198
雪一样的诗雪一样的灯	
——读青山雪儿诗集《雪做的灯》有感 .....	202
真爱的意义	
——读博客文章《淇水汤汤 云飘彩落》有感 .....	207

### 第四辑 历史里的女人

虞姬之谜 .....	213
赤壁和小乔	
——观电影《赤壁》,回忆有关游迹,随想以下文字 .....	232
小乔的爱情和婚姻 .....	237

第一辑  
生命里的一条河



# 生命里的一条河

## 1

生命是一条河。

说到一条河，它就在我的屋后。也许这就是我生命的开始，也在我的记忆中有着深刻的念想。

在江南的农村，这样的河流特别多。它们就像湿润的土地上遍布的血管，静美的流淌，悠然自得。水的青绿，岸的唯美，水面映象里丰富多彩的景致，能叫人回忆出长长的诗篇。尤其河水映着的天蓝，蓝得能让一朵云格外的洁白。

我时常会捡起一个小石子，抛向平静的河面，然后让那朵云展开一波波迷人的笑脸。

我喜欢那种蓝，喜欢那条河周围的所有的颜色。

因为这些颜色特别特别得鲜活，鲜活出一种气息。从早晨到黄昏，这些气息，忘却了日子里过往的杂碎，在我幼小的心上，定格出我生命里最原始的一幅画。之后的岁月里，我会想，如果我是一个画家，我的第一幅画作，就是屋后的那条河。

小时候，我的性格里有一份安静的成分。一个村上，有好多同龄的孩童，而我，很多时候不和他们一起玩。可能是由于父亲的严格，我很少参加他们一起的打弹子、翻白扁豆的游戏。

或许也正是由于这样，我打小时候起，比同龄的伙伴多了一份看

书,做作业的时间。那时我们一起上小学,也被他们认为是我学习成绩最好,现在说起来是那时的好学生。

我的安静,也有多次地站在屋后的小河边,或坐在一块小圆石上,看着河面的动静。就那样静静的,注视着一只蜻蜓点水,观察着柳条鱼穿梭的游戏。

我喜欢水木排草开的一朵朵小小的白花,也有水浮莲漂浮过来,到第二天,它们也会开出一朵大大的花,花瓣是白里带紫,和蓝天白云呼应着。水面倒映的竹子晃悠晃悠的,好像是我那时心里晃悠晃悠的各种想法。

那时的想法很有意思。或者长大了做什么,或者我可以有叔叔的那把铅子枪,然后去竹园里打麻雀。

这条河是通外河的,村上的人们称之为通潮河。也就是说,小河一直能通向东面的海。所以这条河也能当作一条水路,能运输东西,也能通向城里。那时,秋天收成的棉花,一船一船地运到镇上的收购站。船是那种水泥做的,有一个长长的橹,一头有一根绳子系在船上。摇橹的人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两人。

河面上的橹声吱呀吱呀的,船橹划过的水面一泓一泓的,在河水的中央形成一条长长的弯弯曲曲的水痕,那些倒影,包括云朵蓝天,包括绿树竹影,也就晃动在一起,歪歪扭扭的,在河水里舞动。

还有激动的那么一次,是我母亲刚生我弟弟后出院回家的那天。天气特别的好,初秋的河水格外的清澈,初秋的水草格外的茂盛。母亲和刚出生的弟弟也是由父亲和村上的阿叔摇着一条水泥船带回家的。我也在船上,开心得可已。船到屋后的这条小河,小面竟有鱼跳跃起来,这景象,真是吻合今日的喜事。其中有一条大大的白鱼跃到了茂密的水草上。我心里顿感欢喜,后来船划近,父亲他们还真抓到了这条鱼。

后来我想,我弟弟会抓鱼、宰鱼、烧鱼,或许和他生命来到家碰上的这第一件事有着因缘吧。

## 2

一条河有着它自己的欢乐，也给了我童年的欢乐。它的质感，软软的，有些缠绵。水里生活的生命，也是那样的快乐。

当然，那时对快乐的理解，没有像现在这样具体和透彻。

只是那时的我，总是与河水里的生命，一起演绎着童言无忌的时光。

用于洗涮的水桥（家乡人对河边水埠的一种方言叫法），大多是由木桩和石块垒成的，水面之下的木桩表面和石块底下，会爬满螺蛳。我捋起袖子，伸手往石块底下一摸，就是一大把。它们在我手掌中，一个个都谨慎地合起小盖子。我知道，它们是在保护自己，在保护自己的生命尊严和自由。

这时，我会对它们轻轻地说话，诸如“嘿，我是逗逗你们”，“回去吧”等等。

它们的家，就是这条河。我是把它们从家里“请”出来了，本能让它们谨小慎微起来。而我的本能，也会促使我重新把它们放入河水中。我会看到它们一会儿就会打开小盖子，然后慢腾腾地伸出身子，一个个地似乎在冲着我微笑。

也许我有这样一种爱，从小在生命里慢慢形成。可能善意就是来自于对事物观察时的一种体会倾向，体会到它们本质的美。试想，谁会麻木不仁于一种美，谁会摧残一种美呢？

水桥边多的是柳条鱼。淘米时，这些鱼都会游过来，猛地把米箩拎起来，还真能捞上一两条。它们跃跳着，似乎在说“把我放回去，把我放回去”。

祥伯喜欢坐在那里钓鱼。一坐就是大半天。我时常在他旁边痴痴地看着，默声不响地学着他的钓鱼技巧。譬如浮子下沉时，什么时候拉

起渔竿；诱鱼食如何投放；鱼饵怎么串上钓钩。

祥伯是个热心人，好像在他身上，会拿捏的技术很多，且乐意用他的技术去帮别人。他会做厨，村庄上好多婚丧嫁娶做酒席，他往往是掌勺。他还会看伤，尤其是谁手脚骨脱臼什么的，经他一整治，就好了。我不知道他怎么会那么多。他之前是下放工人，也许个中有些特殊的缘由，使他总是那么低调沉默。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有一次左脚骨折。当时只知道疼，也不知伤的程度。我父亲让祥伯来帮我看了。当时他揉搓了一下我的脚，即让我父亲带我去城里医院拍片。到医院诊断后，才知是骨折了。

剩下来的日子，就是我左腿绑着石膏，艰难地去上学。祥伯的小儿子比我大三四岁，个子长得高又胖，他经常背我，从家里到学校。

他儿子叫李伟，因为长得胖，大家都叫他大碗，因为上海话里“伟”和“碗”一个音。

说真的，直到现在，我特别感激他们。

可是，他们在后来，都碰到了不幸。

祥伯死了，得的是癌症。没过多长时间，李伟的妻子被车撞了，也死了。当时我已经离开了这个村上，而当知道这些消息后，我心里也难受了好久。

### 3

我听别人说，我的祖母在她年轻的时候，曾经在这条河里寻过死。原因是和她的婆婆，也就是我的曾祖母吵架。而为什么吵架，我不知道。但是，可以想象当时的一些原因，也一定是家中的一些鸡毛蒜皮引起的疙瘩，然后发展成的伤情伤心。

女人的心境，多半是小气的。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本能。至于女人不小气，是受她的环境认知和自我调协后抵达的。再加则当时那个年

代,农村女人没怎么受过教育,哪能知道什么心理调节和修养身心,碰到最是伤心处,那就容易产生一些短见了。

不过,我祖母一直到她去世,从来没有跟我说起过这件事。也许人到老,也是不忘面子的。只听得她跟我说过,说她年轻时怎么怎么苦,怎么怎么艰难的。

河的主要元素是水。水这东西,事实上是这自然万物中最神秘、最空灵的东西。水给人带来滋润柔绵,无论是心灵感觉还是视觉直感,都会有它的窈窕和凝滞,这在一个人于春花秋月里修养抒情之时,于夏雨冬雪里志凌云天之际,水是勾勒人心和向往的一支笔,成为灵魂的素描。但是,水也是游如烟岚,也是过眼云烟。它有它的无畏和抗拒,有它的冷峻和漠然。它能溺人覆舟,也能溺欲覆情。

从小时候起在河边慢慢长大,其实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更多的是对这条河怀有神秘之感,这种感觉一直到我脑袋里的意识趋向一般意义上的成熟,或说有所懂事为止。

大人为了让孩子不去河边玩,从孩子小时候起就会向其灌输关于这条河让人不敢接近,让人害怕的元素。什么河里有“水獭猫”啦,还有鬼啦等等。

家乡的语言里“鬼”字的发音叫做“居”,大人会说,别到河边去,有“居”的。或碰到什么不吉利的事时,会说“居”作怪。

河水、或说河里的声音是随着你自己的心情而区分的。晚上,水里小鱼窜跃在水面上发出的声响,风吹岸边草木发出的声响,还有竹林子里那种窸窸窣窣的声音,都会叫人胆战心惊、一阵阵肉麻。

小时候的这些感觉,更多的是因为关于这条河的一些信息,造成了内心的反映。这些信息,有的是故事,有的像传说,有的是我童年生活里亲眼所见。而所有这些,都有早年农村的一种神秘感和愚昧味。其实说其愚昧并非妥切,也许这种愚昧的内理有它的科学性,也许这是早年家乡的一种文化。

就像那时,有人死了,就会把骨灰盒埋葬在河边。(我知道自我出生那时起,家乡这里早已实行了火葬,但骨灰盒的安放还尚未统一起来)

来,到后来才有了安息堂、公墓地等。)之所以人死后把之葬在河边,也许也是一种必然,能见阳靠水,能不占农田,更是人们潜意识中对河的一种自然亲近之情。不过,我小时候和宅子里的小伙伴一样,哪家人家做丧事把骨灰盒葬在河岸边后,我们就会很害怕来到河边,到晚上外面黑黢黢时更是不敢走近了,生怕“居作怪”。

所以那时我很奇怪祥伯为什么那样胆大,他会在秋天初霜以后的晚上,一个人待在河边下网捕蟹,还点着一个淡淡的煤油灯,从远处望去,河岸边有一点小小的灯火,真怪吓人的。

那时,有没有这种文化深处必然性的东西,让有人想自杀也选择跳到这条河里呢?这可能是我此时在对当年一些事件作着回忆时无端产生的臆想,也可能真是一条河与家乡人的生命的关联。

到了后来,我就越来越感觉到,这条河在一年四季里楚楚动人,美不胜收。它就是一条河,简简单单的一条河,与这里的人们一起组成了生命的精彩和生命的坎坷。

#### 4

河的两岸,生长着许多麻草,家乡人把这种草叫做“毛柴”。它们疏疏密密的,似乎是河的两道眉。这些草在春天里长出,随着田里的麦子一起长高。远远望去,河水清澈的表面,镶着两道耀眼的绿色,在阳光下波动、浮艳。麻草的叶尖尖长长的,很硬忍。这种草,牛羊不去食用,人们只是到秋天把它们割下来当柴烧。剑长的几片叶子中间,有一根毛针,很容易地就能拔出,拨开外面的一层裹叶,就是一条白白嫩嫩的麻草蕾,放入嘴里一嚼,甜甜的,糯糯的,伴有一丝淡淡的清香。一起的好多孩子,都会去拔毛针,然后把衣服袋子装得满满的,坐在河岸边专心致志地吃起来。这时相互一起还会比较谁采的毛针嫩而肥,谁采得多,这样叽叽喳喳的,一直到太阳西沉。

河流里的夕阳最是美丽。那些红彤彤的云朵，会映在水面泛起艳丽的色彩，而这些色彩涂抹在水草上，水草的叶子，一会儿绿，一会儿红，在风起波动里变幻着斑斓的身子。一盘红日，特别柔和，也会在河水里，显得格外的爽约和张扬。这时，河水真的活了起来，释放着无限的生机。

现在回忆起这种生机，我会安静地闭起眼睛，尽可能让所有的脑海空间浮现当时的全部场景。这些场景越是清晰，而我像是越带着一种神气。我发现我的年龄在变小，我发现我在穿越时空回到以前，这种感觉是那样的急迫和虔诚。

我知道，有好多东西，都无法逾越我对这条河的记忆，无论是时月之间的云淡风轻，还是一场碎梦里的稀奇百怪，都是那样的刻骨铭心。就像那个秋天，我生命中有了一个离去，可我每到假期，都会来到这条河的身边。

那几年，祖母还是住在那里的老房子。

那是一个夏天，天气酷热。我想去看看祖母，大热天的，想关心一下她的身体。她坐在河边竹林子一旁的竹阴下，正刮着老黄瓜的汁。看我到来，她开心的呀，忙把一盆黄瓜汁端给我，说这是解暑最好的。在孙子辈里，祖母最是喜欢我，可能因为我是长孙，或者祖母认为我读书读得最好，有出息。当然，我明白她其实对其他孙儿也是心怀喜爱，只要是孙辈到她跟前，她总会在脸上泛起发自内心的喜气，瘦弱的她便开始忙起来，去摘个菜瓜，去掰根甜芦粟什么的。

夏天的河水很是安静。只是那些知了的叫声不断地跌入河面。我和祖母坐在河边的阴凉里，聊着一些事，间隙我们祖孙俩都会不约而同地静静地看着河。

她说，隔壁的老公公上个月死了。他家水桥边已经长满了草，他家里没有人了，所以也没有去清理。我走过去看了看，只觉得河水依然能在水桥那儿清澈见底，而那些草，似乎是在替代原先的主人，静静地陪伴在这条河的边上。还是有几根柳条鱼奔走在水里，还是有几株水草戴着几朵零星的花。它们相映成趣的，在河水的怀里，继续着自己快乐